

作为疗愈的文学 ——读夏群小说集《文字药房》

冯慧敏

夏群小说集《文字药房》里的“药房”不单是砖石砌就的物理空间，而是由泛黄的书页、氤氲的墨香，与无数破碎又完整的心灵共同构筑的疗愈场域。小说集中的八篇小说以“文学即疗愈”为脉络，在丧亲创伤、代际冲突、人际隔膜等人类普遍困境中，构建起有关爱与救赎的疗愈叙事。

小说《文字药房》聚焦一家独特的疗愈书店，编织了一段关于失亲之痛、自我救赎与记忆珍视的心灵成长故事。邹莉的痛苦源于女儿苏莞的离世，她的生活被回忆啃噬，直到每天在固定地点遇见边走边看书的男人（即书店老板），好奇与期待成为她痛苦生活的微光。随着四次探访书店，她的心理轨迹逐渐清晰。第一次探访：男人与女儿同样爱看书，引起邹莉的关注，她跟踪发现书店后陷入梦境与现实的交织，直面“女儿已死”的残酷真相。第二次探访：邹莉拒绝心理咨询，认为“疏导意味着遗忘，也就是对女儿的背叛”，却在阅读《疗愈失亲之痛》时获得内心宁静。第三次探访：她向男人讲述女儿的故事，直面“是否删除痛苦记忆”的叩问——她选择保留，因“痛苦与幸福同为联结女儿的证明”。第四次探访：通过阅读和倾诉，她逐渐接纳女儿的离去，心境轻盈，开始尝试写诗，与丈夫老苏共同回忆女儿时展露笑容，夫妻二人与女儿在梦境中重逢，心中的遗憾与痛苦得以化解。

小说以“文字药房”为隐喻，揭示书籍的双重属性：既是承载他人经验的“药”，也是唤醒自我力量的“镜”。男人通过精准推荐，不仅帮助邹莉、老苏走出悲伤，更让他们在与书籍的对话中，重新理解“失去”与“爱”的关系——痛苦从未消失，但书籍为他们提供了与痛苦和解的路径，也让爱以更坚韧的方式延续。书店房间墙上的条幅“度人亦自度”则点出疗愈的本质——助人的过程亦是自我救赎，书店成为连接彼此与治愈伤痛的桥梁。最终，邹莉从“被治愈者”成长为“传递者”，她捐出女儿的藏书，将文字药房的疗愈力延续下去。她还尝试写诗，将被动承受痛苦转化为主动表达，通过书写完成情绪的释放与重构。失去至亲的痛苦不会消失，但通过阅读、倾诉与珍藏记忆，我们能与过去和解，继续好好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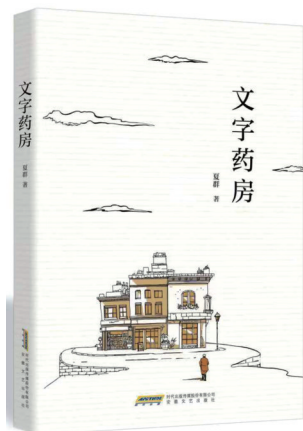
夏群的小说多以“冲突”为起点（如《亲情存折》的姐弟矛盾、《出走的语言》的代际隔阂、《木字旁们》的父子分歧），最终通过不同方式的“阅读”实现“和解”。这种“冲突—阅读—和解”的结构，本质是通过文字、器物等载体为现实困境提供情感出口与意义重构的可能。

《出走的语言》中，郑水生夫妇因生活习惯被儿媳嫌弃，他们回村后儿媳玉娟看到公公给冰箱食物分类贴上的标签，还有一份手写菜谱，其中有专门为儿媳做的羊肉石斛煲，这种无声的关爱让儿媳玉娟感动得泪如泉涌。这种和解并非靠语言争辩，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字（如食物标签、手写菜谱）完成情感传递。《木字旁们》中，杜椿与父亲因“是否继承木匠手艺”和老房子改造问题发生冲突，最终在父亲去世后将其工具建成陈列馆。这种转变源于对父亲留下来的木器和木匠工具的“阅读”——有形的器物让杜椿理解了“工匠精神”的内核，从而完成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。这种广义上的阅读行为，将父子的矛盾转化为对生命价值的共同追寻。

夏群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感，善于将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困境暴露无遗。《玻璃迷宫》中外卖员秦阳穿梭于“玻璃迷宫”般的高楼大厦，他被撞伤被失恋被怀疑被戒备的遭遇，折射出城市对边缘群体的系统性排斥。这种“透明牢笼”般的生存空间，恰是现代精神孤岛的隐喻。《为时不晚》中夏平安因偷窃入狱的往事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污点，张姐的宠物狗丢失后，夏木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夏平安敲诈勒索，这种下意识的偏见反映出他对曾经的罪犯的污名化想象；夏平安为儿子转学缴纳高额借读费则暴露教育资源分配的阶级壁垒。《A或非A》则直击婚姻困境，商丽遭遇丈夫的冷漠与背叛，陷入抑郁，老布出轨体现了男性对家庭责任的逃避，两人的婚姻如同“绣溪别苑”那块开裂的墙皮，再怎么修复也难掩千疮百孔的真相。

夏群的小说并未进一步审视剖析造成这些困境的深层原因，她无意于控诉、批判，而是将笔触落在爱与救赎的维度，使小说具有了一丝温情与暖意。她的创作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残酷现实的斑斓光谱，又在裂缝处投射爱的微光。《玻璃迷宫》秦阳想要自杀时遇见的小男孩似乎唤醒了他生之意志，而在高空坠物的危急时刻他又义无反顾地护住小男孩，这一举动凸显出人性的良善。《为时不晚》中扬言绑架小狗的夏平安却收养了几只流浪狗，还为瘫痪的小狗做轮椅，可见其善良的底色，小黑狗坐轮椅的意象也是底层人即使身陷泥潭，仍努力活出尊严的象征。《A或非A》中老布妻子商丽走后陷入愧疚，并试图通过挽救想要轻生的网友来实现自我救赎。

作家善于捕捉生活中细小的美好和希望，为小说注入一种让人平静下来的疗愈力量。夏群用创作证明：对抗精神荒芜、现实困境的路径并不止于对抗困境本身，更是在困境中依然选择相信爱、传递温情。她提醒我们：文学的意义在于让情绪得以疏导，让心灵不再孤单；而真正的疗愈不在别处，而是在我们与文字、与他人、与自我的永恒对话之中。



一条大河波浪宽 ——读苗秀侠《庄台,庄台》

李凤仙

苗秀侠的《庄台,庄台》，以淮河边庄台人的生活变迁为明线，以治淮历史为核心，将个人记忆、地方史事与文化沉思巧妙编织，呈现出淮河儿女质朴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土地情感。作者书写洪水的沉痛，书写庄台人的悲悯、倔强与智慧，书写一条大河在中华大地上的奔涌不息。

小说开篇以细腻而饱满的笔触描绘1931年淮河南岸的小汪庄，麦穗扬花，清风拂秧，鸟雀欢飞，一幅丰收在望、生命蓬勃的乡野画卷。然而，连续三个月的暴雨后，淮河大堤溃决，房屋顷刻被淹没，生命转瞬消逝，一个个本应如门门般稳固的家庭，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。

作者以那年水患中的遗腹子乔建设为叙事的关键人物，通过他的回忆，打开了1950年冬“千里淮河第一闸”修建的时代之门。淮河儿女以血肉之躯与非凡智慧抗击洪水的一个个画面，由此被重新唤醒，他们守望家园、舍生忘死的精神跃然纸上。

淮河流域的洪水之殇从未停歇：1931年、1950年、1991年……即便进入21世纪，洪水还曾泛滥。灾难无情，却照见人心。洪水疯狂涌来，家人总是把生的希望悄悄让给对方——一家人轮吃一块饼子，剩下的一小半又被婆婆硬塞给儿媳。陌生人看到水中飘来的生命，不论是人是畜，也毫不犹豫伸手相救。洪水残酷，但庄台人凭着生而不息的智慧与厚德，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，顽强地续写着人性的光辉。

1950年6月，淮河两岸再度沦为泽国。庄台人苦斗于水天之间，一座座无顶的“庵棚”撑起了他们脆弱却倔强的生命。他们咬牙坚持，直至解放军赶来救援。毛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，两百万工农大军齐心治淮，既是对伤痛的回应，也是对家园的深情告白。

若不能临其境，很难真正理解贴地守望的庄台人。多少乔建设们，历经苦难，却永远面向未来，心中始终托举一轮太阳。他们在繁重的劳作与艰苦的生活中，仍保持希望与深情，拼尽全力建闸修堤。多少陈光南们，在忠孝难两全时，选择忠于岗位、忠于人民、忠于国家。中华儿女自古秉承先训，一腔热血献山河，代代传承着责任、担当与使命的火种。

新时代的庄台固若金汤。然而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使命递进中不断攀升。乔建设老人身上那种奉献精神、与命运抗争的勇气，被子孙继承、弘扬，一代代“淮河楞子”续写荣光。以罗勇军为代表的新生代庄台人，本想离开故乡，但当目睹洪水再度洗劫家园时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又把他们召回。他们扎根庄台，镇住蛟龙，建设家园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。尽管上游、中游的治理持续推进，蛟龙仍会时不时摇动尾巴。他们依旧秉承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信念，用热血诠释“生命至上”，谱写出新时代“生命与自然”的动人篇章。

“舍大家，顾大家”，这是庄台人的生命基因。每一次泄洪，都意味着一次重创。即便家园不毁，种养产业也可能化为乌有；即便有国家兜底，重头再来的艰辛不言而喻。然而，不屈的庄台人决心跟上时代，带领乡亲们脱贫。年轻人走出去再回来，集思广益，“反弹琵琶念水经”。新理念落地，必经天灾人力的双重考验；要成规模，需要眼界、魄力，更需要“急则思变”的精神与科技的助力。

新一代庄台人扎根家乡，施展才华，不负所望。“念水经”的实践日渐亮眼：柳编非遗工艺让庄台走向世界；脱贫攻坚交出亮丽答卷；栈道修成后，泄洪季节庄台不再孤立，更成为文化符号，带动旅游与民宿兴起。“庄台之痛”，如今被庄台人化作“庄台之福”。

顺水而生，早已成为庄台人的生存哲学。杞柳、莲藕等种植产业与“小区域陆基桶”养鱼、飞翔麻鸭等养殖业蓬勃发展。泄洪时，百万麻鸭水上迁移，数千人组成口哨与唱曲队，场面壮观、令人泪下。庄台人以难以想象的坚韧、智慧与达观，与水共生，以水为伴。

庄台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庄台人可贵的精神，让淮河这条既美丽又令人敬畏的大河始终波澜壮阔。它所呈现的，既是“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”的古老智慧，也是中华民族不断书写的生态史诗。

